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● 香港最新畅销书

双鹰神捕系列 [3]

陵墓惊魂

- 毒人毒计
- 魔障
- 陵墓惊魂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双鹰神捕系列 [3]

陵墓惊魂

○ 毒人毒计

○ 魔障

○ 陵墓惊魂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陵墓惊魂 / 西门丁著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
2000.9

(推理武侠小说: 双鹰神捕系列)

ISBN 7-211-03735-0

I. 陵... II. 西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9885 号

推理武侠小说●双鹰神捕系列 [3]

陵墓惊魂

LINGMU JINGHUN

西门丁 著

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

(福州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: 350011)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12.125 印张 2 插页 266 千字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

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

ISBN 7-211-03735-0

I·70 定价: 13.5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作者简介

西门丁,原名王余,福建泉州人。1959年随母赴港,因故辍学。苦学苦练,1980年偶得机会试笔,以“双鹰神捕”系列30种故事奠定武侠文坛地位,成为职业写作人。至今已以十多个笔名出版武侠小说近三千万字。



西门丁电子信箱:

simon wong 1980 @ sinaman.com

目次

毒人毒计

催命帖子	(3)
中 伏	(24)
锦 囊	(51)
毒 人	(77)
诱 捕	(100)

魔 障

午夜魔影	(129)
战云密布	(147)
峰回路转	(170)
蛛丝马迹	(189)
奸夫的身份	(214)
魔 障	(234)

陵墓惊魂

黑夜访客	(255)
渡江追缉	(281)
流星神教	(329)
真相大白	(370)

计毒人毒



催命帖子

苍穹阴暗，灰黑色的云朵在半空中翻翻滚滚。

天色越来越黑。风越来越急。

呼呼劲风一阵接着一阵，一阵强过一阵，风猛而不冷，偶然随风飘来一阵雨。

强劲的暴风把树木，枝叶，吹得簌簌乱响，枝叶不断折断，又随即被风卷起，只一忽便不见踪迹。

树干也被风吹弯，“喀嗤”一声，一棵小树被风吹倒，迅即在地上滚动。

风更大了，树林中的一栋石屋在风中仍然安如磐石，似乎有股魔力可以抗拒大自然的摧残……

石屋之内没有风，却十分黑暗，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仿佛一座地狱。

没有风，但风声仍在门隙及窗隙中传入来。

黑暗中有个声音，沉实尖锐，分不清是男是女，风声虽大，却未能把声音压下来。

“暴风雨终于来了！”声音透出一点喜悦，“暴风雨过后你们便得离开，我已替你们把杀父仇人的行动调查清楚，现在是行动的时刻了！”

黑暗中响起一阵衣袂声音，似乎尚有其他入。

“天儿，你的仇人‘一笔判生死’白乐天经常呆在家内。嗯，他的武功及判官笔法你都已清楚了？”

黑暗中响起了一个青年的声音：“小子已清楚了。”

“找到破绽了没有？”

“找到三处破绽了。大娘请放心！”又是青年的声音。

先前说话的原来是个大娘，只听她又道：“这样大娘我就放心了，只怕你的剑法未大成。”

那个被唤天儿的忙道：“小子已有七成把握把白乐天杀于剑下。”

大娘道：“七成把握已够了，天下间之事哪有十成把握，尤其是做大事能不有几分冒险么？”

“石儿，你的仇人更加易找，‘十字剑’石中玉为人十分自负，你的机会比天儿大得多，我就更加放心了。”

另一青年答道：“石儿知道凡是自负的人必定会有很多错误，尤其是在激斗中这种错误便更大、更多，小子有十分把握报却父仇。”

大娘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，笑声十分恐怖，令人毛孔直竖。“好好，不枉大娘我十八年教导的一片苦心。”

“多谢大娘栽培。”

“怨儿”大娘又叫道：“你的杀父仇人‘江中龙’汪瀚势力最大，所以也最令我担心。”

另一个青年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小子也要把此獠杀死方能泄心头之恨！”

“我有一个锦囊给你，里面有一张写了大娘我的妙计的纸，你依我之计行事，便有几分把握了。”

“多谢大娘之恩。”

“这个锦囊你绝不能在事前打开，一定要在最紧急的时候才能拆看。你记着了么？”

“小子记住了，但……但大娘可以先露一点点风给小

子么？”

“不行”大娘厉声地道：“绝对不能！难道你连我也不相信么？”

“小子该死，惹大娘生气。”那个被唤怨儿的青年惶恐地道：“小子一定在最危急的时候才拆开。”

“记住，即使没有时间拆看也宁愿不看。”大娘的语气稍为一缓，“其实以你现时的武功也绝不比汪瀚低，只要小心一点也能把他杀掉。大丈夫当思自立，不可老是依赖别人。”

那个怨儿声音一扬，大声地道：“大娘教训得极是，小子不敢稍忘。”语气十分恭谨。

“就这样吧，一月之后你们便回来这里，向我报告一切经过。”大娘突然有点伤感地道：“唉，这几个月来，大娘的身体越来越差啦，也不知挨不挨得住一个月的时候。”

那三个青年轻声道：“大娘请保重，小子等报了大仇之后再再来侍候汤药。”

第一个应声的青年道：“大娘，你最近几个月的身子为何会突然衰弱起来？是不是早年受了伤？”

大娘突然怒道：“天儿，你连大娘的事也管起来啦，谁给你的胆子？”

“小子不该，请大娘息怒。”

石儿又道：“不如待小子向‘洞庭医圣’那老小子要点药来让大娘服食吧。”

“放屁”大娘更怒：“畜牲，枉我教导了你们十八年，想不到竟然都白费了。”声音又再转厉，“程子务那老小子是我的仇人，也是你的杀父仇人的帮凶，你竟敢向他求药，简直猪狗不如。”

黑暗中没有人吭声，只闻一阵阵粗重的呼吸声。

一阵猛烈的风声传了进来。大娘又道：“算啦，我都快死了，何必再受你们的气。梅香，替我开门。”

那三个青年连忙道：“大娘息怒，小子知错。”

黑暗中响起一个步履声，接着房间“呀”地一声打开。房门虽开，黑暗如旧，看不到一切。

“去吧！记住，暴风雨一止，你们便得上路。一月之后再来此地。”

那三个青年连忙告辞，随即又响起一阵步履之声。

“梅香，你也去吧！”

没有应声，接着房门又“呀”地一声被关起。

房内更暗，又一阵猛烈的风声传来。一个声音喃喃地道：“暴风雨一止，武林中却又要掀起一场风雨……”

声音说不出的异样，仿佛发自地狱的魔音，令人听后毛发直竖……

风雨终于渐渐止了，石屋之内一片宁静，石屋之外满目疮痍，树木杂物倒满一地，令人不忍卒睹……

红日自晨雾中跳了出来，大地一片光明。

湘南翠微峰下的白家庄，金瓦红墙在阳光下闪着光辉。

“一笔判生死”白乐天一早便起了床，坐在书房中看书。案上摆了一壶香茗，白乐天喝了一口，长长吐了一口气，似乎十分舒适愉快。

房门突然被人敲响。白乐天放下杯子，轻声问道：“是白英？进来！”

木门随即被人推开，房外闪入一个五十多岁年纪的仆人来。

白乐天放下书本，一捋颌下长髯，问道：“是夫人叫我么？”

“不是。”白英弯腰道：“老爷，许总管在大门外拾到一张帖子……”

“贴子？”白乐天截口问道：“什么帖子？”

“一张催命帖。”

白乐天忽然站了起来。“什么样的催命帖？许震湘呢？他在哪里？”

“老爷许总管正在大厅里等候老爷您。”

白乐天推开椅子走了出去。他心头正自嘀咕，猜想不出那张贴子的含义及发帖人。

大厅里已有了不少白家的人，白乐天在椅子上一坐，随即叫许震湘把帖子交给他。

白乐天把帖子打开，低目注视，白色的帖子被人用朱砂红笔写着几行字。

阎罗下帖，凡人难脱。

帖子三现，催命人来！

下款只写“仇人”两个字。

白乐天把帖子丢开，脑子飞快地转动，却想不出这个仇人是谁。“震湘，这张帖子是怎样发现的？”

许震湘是白家的总管，今年四十岁，武功机智都十分出众，十年前白乐天在湘南道上救了他一命，许震湘心头感激，便毅然屈身于白家，当了总管。

“一笔判生死”白乐天在江南武林中颇有声誉，近年来较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但声名依然十分之大。白家庄得了许震

湘当总管，名头更响，在湘南首屈一指，成为一方之豪。

白乐天十分器重许震湘，未把他当作下人，平日也是兄弟相称，因此，许震湘在白家一耽便是十年，甚至在白家成家立室，把它视作是自己的家。

当下许震湘答道：“大哥，这是白金福今晨开庄门时在门外拾到的，小弟听到声音才赶去。”他顿了一顿，“帖子外面尚有一个信封，信封上写着大哥的名字，所以小弟才……”

白乐天眉头一皱。“咱两兄弟什么风浪未经历过，岂会被这张帖子吓到？哼哼，‘阎罗下帖，凡人难脱’。好大的口气！只怕未必能如他之愿。”

许震湘接口道：“大哥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，问题是咱得先把对方的身份掏出来，这才能知己知彼。”

白乐天摇头叹息道：“愚兄也是猜想不出。”

“大哥想想以前有没有与人结下深仇大恨？”

“这可难说，愚兄十八岁开始行走江湖，至今已将近三十年，若说没有与人结怨，只怕连自己也不相信。”

许震湘接道：“没有特别一点么？比如对方潜势力比较大的，或者尚有妇孺兄弟遗属的。”

白乐天长叹一声：“一时之间叫愚兄怎想得出来？”

沉吟了一阵，又道：“而且，愚兄做事绝少赶尽杀绝，即使对方是个穷凶极恶之徒，其亲属若没有大错，绝没理由连他们也杀了。”

许震湘也叹道：“如此看来就有点棘手了。”

白乐天哈哈一笑。“兄弟也不用过于长他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，他即使是阎罗王的催命使者，咱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俗语云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大不了跟他们大干一场。”

許震湘忙道：“小弟自不会怕他，但正所谓明枪易挡，暗箭难防。敌明我暗，如果能摸到对方的底，也较易订下应付之策。”

“吩咐兄弟们小心戒备，把庄门关上，无事不可出入。”

“这个小弟自然知道，为安全计以后咱们饮食也要小心一点。”

白乐天以赞许的目光望了他一眼。“兄弟一向谨慎，庄内的布防问题便交由你办吧。”

许震湘应声而去。白乐天重回书房看书，他并没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，他对自己有信心，对许震湘有信心，对家中的庄丁也有信心。白家庄虽然不是龙潭虎穴，但也不是任人来往的地方。

这一夜白家庄内烛火通明，庄丁在四周来往穿梭，人人刀剑在手，弓箭在腰，异常紧张。

曙光又把晨雾驱散，黑暗终于过去了。昨天晚上白家庄虽然一片紧张，但也十分平静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气温也越来越高，许震湘以袖拭一拭额上之汗，抬眼望一望青天，一颗心至此逐渐松弛下来。

一连五六天，白家庄都异常安静，连个风吹草动也没有。庄丁的精神、斗志也逐渐放松，白乐天把这件事淡忘了。

星月疏淡，但白家庄内外火把灯光通明。

伏在墙头上的白金福连夜睡眠不足，三更时分心头泛上一阵困意，眼睛一花，耳畔听到一个轻微的声音。他振作一下精神，探头望了下去，只见庄门上嵌着一封白色的信。

一阵强烈惊恐袭上心头，他倏地喊道：“门上发现……门板上嵌着一封信。”

尖锐的叫声划破了寂静，其他庄丁闻声赶来，一个喝问道：“白金福，发现了什么？是对头来了么？”

“不是，我，我……眼睛一化便发觉庄门上嵌着一封信。”白金福紧张地道：“但连人影也没见过一个。”

“真是活见鬼。”那人咕哝一声，道：“快通知庄主及许总管吧。”

正说着，许震湘已闻声赶过来，喝问道：“你们嚷些什么？”

白金福忙把经历说了一遍。

许震湘沉吟道：“小心一点，把门打开。且慢，先把火把移近。”

庄门终于被打开，白金福霍地跳了出去，这时他才发现那封白色的信被一把飞刀穿住，敢情是被人用飞刀抛射过来，难怪没见人影。

白英连忙把飞刀拔下，取下那封信缩回庄内，庄门又再度关起。

许震湘一手把信接过来，火光下信上的朱砂字看得清清楚楚。

第二道催命符！

除了这一句话，连署名也没有，但许震湘仍能一眼望出，这封信的字迹跟上回一模一样。

他想把信交给白乐天，但转念一想，反正对方自谓催命符三出才再出现，也无需急于一时把白乐天吵醒。

正在沉吟間，却听白乐天的声音远远传来：“兄弟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原来白乐天也被惊醒了。

许震湘把信递给白乐天，白乐天看了一眼，冷哼一声把它抛开。

他随即抬头望了一望天色，道：“三更将尽了，这几天弟兄们都辛苦了，今夜看来不会有什么事，你们都去睡一觉吧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提防那贼子明天再来。”

许震湘颌首，便把他的话说下了，庄内只剩下十个人当值。

“兄弟，这几天你比任何人都辛苦，你也去休息吧，说不得明天大战即至。”

许震湘揉一揉眼睛，他的确累了，便道：“那么请大哥小心一点。”

“愚兄自会小心。”白乐天说罢便转身入厅。

厅里的烛光尚亮着，白乐天吩咐丫环泡了一壶茶，然后把杯沉思。

白家庄内一片寂静，只有偶尔的夏虫叫声，这一切都使人产生了一种谧静之感，深夜天凉，正是元龙高卧的大好时刻，却料不到这一切即将过去，一场暴风雨即将降临。

白乐天坐在高背椅上，思潮起伏，二三十年来的江湖经历一一翻上脑海。

不错，他有不少仇家，但发催命符的到底是哪一个呢？似乎每一个都有可能，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值得怀疑的。

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走出客厅，庭院中一棵柏树高立着，夜风吹动叶子，沙沙而响。

白乐天的目光自树根一直向上移动，直至树梢才停住，心头突然一跳，几乎脱口而呼，脸上随即现出一种内疚悔愧

的神色来。

他又长长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在庭院中踱步起来，那几个留在庭院四周当值的庄丁见他满怀心事的样子，都不敢跟他打招呼。

四更的梆子声传来了，庭院更静，星月也更淡。

白乐天轻叹道：“今夜不会有事，你们也去休息吧。”说罢，他亦转身步入内堂。

穿过那道长长的回廊，小花园的花香在夜间更盛，白乐天突然急了起来。

他没有回寝室，而是走入他的书房，书房跟寝室中间还隔了一座小花园。

白乐天推开书房木门，心头陡地泛上一股不能言喻的疲乏，他分不出这是因为年事渐老还是这件阎罗帖的事而引起的。

房内没灯，白乐天伸手摸着桌上的火石，“喀卡喀卡”地敲打起来，蜡烛终于点亮了。

烛光亮时，白乐天便瞥及桌上不知何时被人放了张白信纸，上面仍是用朱砂笔写着字：第三张催命帖。

这刹那，白乐天的心像被人揪紧了似的，猛地吃了一惊。

几与此同时，书桌突然暴飞，紧接着白乐天倏地觉得一股寒风袭向下身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不容他稍作犹疑，立即倒蹿而出。

“嘶”一声，大腿仍然中了一剑，一股暗流奔涌而出，白乐天知道自己中了暗算。

蜡烛已在书桌被掀时熄灭，黑暗中白乐天仍然十分准确地把挂在墙上的判官笔摘下。